

“肝体阴用阳”说考辨

马燕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肝脏; 体用; 阴阳

中图分类号: R223.1⁺1

肝脏的生理特点之一是“体阴而用阳”,此说广见于当代诸多中医著作中,多被视为经典脏腑理论的当然组成部分。然证诸史料,“肝体阴用阳”这个命题的源流及内涵等方面尚存在一些未明之处,值得考究。

“肝体阴用阳”说中包含的“体用”和“阴阳”两对范畴均源自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将“体”“用”对举,并赋予其哲学意义,约自先秦始,历代思想家对体用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清代王夫之在《周易外传》^[1]中说道:“巽体阴而用多阳,艮体阳而用多阴”,明确地把体用和阴阳两对范畴结合起来,其表述方式与医学著作中出现的“体阴用阳”“体阳用阴”等说法无大差别。

1 体用与阴阳范畴之结合在医学中的应用

今人谈到“体阴用阳”,大多立即将其与肝联系起来,似乎此说原本是专就肝脏的生理特点而创,其实不然。

在笔者所见的文献中,“体阴用阳”之类提法出现较早、使用频率较高者是在关于药性的讨论中。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荔枝”条下有按语曰:“去寒就温,丹实成夏,垂枝布叶,离火之象。又名离枝,又名丹荔,色力咸胜,体阴用阳,驻颜久视之异果也。”^[2]清代汪淇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批注中论“乌鸡煎丸”功效时说:“鸡属巽木,性通于肝。肝气壮则血得其养,而有生生之功。若乌雄鸡者,具体阴用阳之象,有水生木、木生火之义。”^[3]两条引文中,“体阴用阳”都被用来阐明药性,与脏腑无涉。类似的用法还有一些。如,清代何其伟在《医学妙谛》中讨论痞块积聚症的治法时说:“积为阴邪聚络……故必仗体阴用阳之品,方能入阴出阳,以施其辛

散温通之妙。”^[4]张璐《本经逢源》曰:“猫之体阳而用阴……得雪水则蠢动,以雪之体阴而用阳,物类相感之应。”^[5]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在比较奇南香与沉香时论道:“奇南与沉同类,自分阴阳:沉牝也,味苦性利,其香含藏,烧更芳烈,阴体阳用也;奇南牡也,味辣沾舌麻木,其香忽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6]

运用体用、阴阳概念分析脏腑特性的记载也见于明清医书,但并非仅限于肝脏。论脾胃者,如张璐曰:“胃之土,体阳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阳。”^[7]论命门者,如姚止庵曰:“命门居两肾之中,体阴而用阳,与右肾同功用,故亦根原于丹田。”^[8]论心者,如周岩《本草思辨录》曰:“盖脉生于营,营属心。心体阴而用阳。”^[9]

此外,有人用体用、阴阳的概念论述男女体质之别,如《王旭高临证医案·妇人门》按语说:“盖男子用阳而体阴,女子用阴而体阳。”^[10]《济阴纲目》则说“女人体阴而用阳。”^[3]还有人说“万物体阴而用阳”^[11]。

这些例证足以说明,明清时期,体阴用阳或者体阳用阴的说法曾被应用于医学中的多个领域,并非特指脏腑属性,更不是专就肝脏而言。

2 “肝体阴用阳”说的提出及其流变

“肝体阴用阳”的说法不见于《内经》、《难经》等早期经典,也不见于清以前的诸家著作。此说的出处,一般认为是《临证指南医案·卷一·肝风》华岫云的按语。原文是:“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

马燕冬,男,41岁,在读医学博士生,副教授

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12]这段议论虽然提出了“肝体阴用阳”的命题,但并未作明确的解释。文中先后出现了若干种描述肝脏属性的说法——“风木之脏”“相火内寄”“性刚”“主动主升”乃至“刚劲之质”“柔和之体”“条达畅茂之性”。这些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体阴用阳”究竟何指?都很难从文中发现直接的答案。

尽管倡此说者并未明确命题的内涵,但从清代到民国时期,仍有一些医家同持此说。如《金匱翼》“滑氏补肝散”方论曰:“肝体阴而用阳。此以酸甘补肝体,以辛味补肝用。”^[13]《血证论》在同一方名条目下有类似论述^[14]。王旭高《退思集类方歌注》曰:“肝之体阴而用阳,是故养肝之体,必借酸甘,泄肝之用,苦辛为要。”^[15]以上三家都是从遣药组方的角度解释“肝体阴用阳”的意旨。明清以至民国,也有一些医案中采用此说,然而,无论引用还是发挥,诸家都没有对“肝体阴用阳”本身的含义作正面解释。

明确阐释“肝体阴用阳”的含义,应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印会河、张伯讷主编《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参考书提到:“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故前人有‘肝体阴而用阳’的说法。肝主藏血,其体为阴;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性喜条达而用阳。”^[16]这样的解释在前述清代到民国的医家著作中均没有出现,应视为一种新的解说。何裕民、刘文龙主编《新编中医基础理论》的提法是:“肝之形质虽阴柔,且贮藏大量血液,但其性用却刚烈,好升好动,常凌犯他脏,故曰‘体阴用阳’。”^[17]依此论,则“体”指形质,“用”指功能;因为肝脏贮藏血液且质地柔软,故体阴;因为肝的功能有“升”“动”“刚烈”的特点,故用阳。章真如《肝胆论》则说:“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故有‘体阴而用阳’之称。气属阳,血属阴,气主动而血主静,故肝又可称阴阳并存之脏”^[18],把“体阴用阳”解释成“以血为体,以气为用”,与前引两家又有不同。

虽然在理解上不尽一致,但现代医家多同意“体阴用阳是肝的生理特点”,并承认此说是中医藏象学说的基本命题之一。

3 “肝体阴用阳”说的内涵与理论地位

以上粗略梳理了“肝体阴用阳”说的发生和演变过程,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印象:其一,以体用阴阳

概念阐释医学问题的做法,出现在明清时期,显现于本草、脏象、体质学说等领域。“肝体阴用阳”说只是诸多此类理论中的一种。其二,前人对“肝体阴用阳”说的含义见解不一。由此引发出两个重要问题,应予探讨。

3.1 如何理解“肝体阴用阳”说的内涵

首先,须界定体用的概念。哲学上的体用概念有多种含义,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对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以体为本质,用为现象;或以体为内容,用为形式;或以体为实体,用为作用等等。在医学上,体用概念的描述对象,如药物、脏器、人体等,都是可感知的物质实体。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惟有将“体”理解为形质或实体、将“用”理解为此形质或实体的功能或效用,将体用关系理解为前人比喻的“灯”与“光”的关系,才可以说通。哲学家们赋予体用概念的其他许多含义在医学中基本上是不能适用的。

其次,须明确阴阳之所指。在华岫云的论述中,隐含着对阴阳的两种诠释方向:一是木为阴,火为阳。从易理的角度看,风应巽卦,火应离卦,风木属阴,离火属阳。肝既为风木之脏,又有相火内寄,自然是兼有阴阳的了。二是柔为阴,刚为阳。肝之阴指其“柔和之体”,肝之阳指其“刚劲之质”“条达畅茂之性”。当然,这两种诠释都是从文本的分析中得来,华氏自己并没有言明。前一种诠释似乎没有被后人阐发出来,后一种诠释则为今人所用。前文引述何裕民、刘文龙《新编中医基础理论》的观点,就是从肝体阴柔、肝用阳刚的角度解释体阴用阳的。此外,今人对阴阳还有另外两种解释:一是藏血为阴,疏泄为阳;二是血为阴,气为阳(说见前文)。

第三,须探讨体用概念与阴阳所指的逻辑兼容性。各家对“肝体阴用阳”说的不同解释并非都能自圆其说。①若以“木”“火”分阴阳,说肝以风木为体,大致可通,但说肝以相火为用,则实不然,因为依经典的说法,肝的主要功用如藏血、舍魂、出谋虑、为罢极之本等等,都不能涵盖于相火之下。②若以“藏”“泄”分阴阳,说肝藏血故体阴,主疏泄故用阳,则与体用概念冲突,因为藏血与疏泄都是肝的功能,统属于“用”的范畴。以“藏”“泄”分阴阳,则命题就变成“用阴用阳”了。③同样道理,以气、血分阴

阳,称“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气血都是实体,只能归于“体”的范畴。虽然血有形、气无形,但血有濡养之功,气有温煦推动之能,不能因为气是无形的,就说气是功能。以气血分阴阳的结果,是将命题变成了“体阴体阳”。

第四,须斟酌“体阴用阳”能否称为肝脏特有的属性。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从肝的形质柔软而多血,肝的功能主升、主动、条达刚猛的角度来理解,“肝体阴用阳”的说法才能在逻辑上站住脚。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因为现代教科书中把体阴用阳称作肝脏的“生理特点”,即肝区别于其他脏腑的特殊生理属性。然而,形质柔软多血、功能有阳刚特点的脏腑,不止肝脏一个。心脏同样柔软多血,君火所寄,按同样的逻辑,也可称其“体阴用阳”;脾脏同样柔软,其用升举清阳,说脾“体阴用阳”,亦无不可。事实上,称心、脾乃至命门“体阴用阳”的说法都曾见诸文献,故“体阴用阳”为肝脏特性的说法尚待论证。

3.2 如何估价“肝体阴用阳”说的理论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觉得对于“肝体阴用阳”说的价值和地位,当代中医理论界中多少存在一些高估的倾向。明清以降,在许多有名的医学著作中找不到“肝体阴用阳”说的踪迹,表明此说在医学界并未得到非常普遍的认同。吴敦序主编、1995年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就没有引用“肝体阴用阳”说。加之此说在年代上晚出,在内涵的界定上异说纷呈,将其纳入中医藏象学说基本命题之列,条件恐尚不成熟。视之为一家之言,存而备考,似乎更恰当一些。

如此评价并无否认“肝体阴用阳”说之价值的意义。笔者以为,此说真正的价值在于其临床意义。肝之为病,常表现出气逆阳升、躁扰亢奋之象,与他脏之病确有不同,容易令医家见阳而忘阴、见实而忘虚,顾此而失彼。王旭高、唐容川等从判断病情、遣方用药的角度阐发“肝体阴用阳”说,提醒医家注意肝病的特点,用药须刚柔并济,以免偏颇,都是很有见地的。理论之不完备,从来难免,可逐步修缮,使其趋近于实践的真理,

但附着在不完备理论之下的宝贵临床经验是万万丢弃不得、也断然抹煞不掉的。

参考文献:

- [1] 清·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小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20.
- [2] 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校点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588.
- [3] 明·武之望·济阴纲目[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61.
- [4] 清·何其伟·医学妙谛(历代中医珍本医书集成卷21)[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5.
- [5] 清·张璐·本经逢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275.
- [6]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影印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183.
- [7] 清·张璐·张氏医通[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467.
- [8] 清·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外篇·卷之四·天元纪大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218.
- [9] 清·周岩·本草思辨录(珍本医书集成第二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6.
- [10] 王旭高·临证医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164.
- [11] 清·郑重光·素圃医案(珍本医书集成卷十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
- [12]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24.
- [13] 清·尤在泾·中国医学大成·卷九·金匱翼[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31.
- [14] 清·唐宗海·血证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124.
- [15] 清·王旭高·王旭高医书六种[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66.
- [16] 印会河,张伯讷主编·中医基础理论(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89.
- [17] 何裕民,刘文龙主编·新编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32.
- [18] 章真如·肝胆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

(收稿日期:2005-10-11)